

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

桑道茂 韋夏卿 駱山人 李生 王鏐 竇易直 李潼 賈餗 婁千寶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遜

桑道茂

李西平晟之為將軍也，嘗謁桑道茂。茂云：「將軍異日為京兆尹，慎少殺人。」西平曰：「武夫豈有京兆尹之望。」後興元收復，西平兼京尹。時桑公在浮囚之中，當斷之際，告西平公：「忘少殺人之言耶。」西平釋之。（出《傳載》）

韋夏卿

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，人不知也。因退朝，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，從弟渠牟、舟。三人皆第二十四，並為郎官。簇馬良久，獻公曰：「今日逢三二十四郎，輒欲題目之。」語執誼曰：「汝必為宰相，善保其末耳。」語渠牟曰：「弟當別承主上恩，而速貴為公卿。」語舟曰：「三人之中，弟最長遠。而位極旄鉞。」由是竟如言。（出《傳載》）

駱山人

王庭湊始生於恒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別墅。當生之後，常有鳩數十，朝集庭樹，暮宿簷戶之下。有裡人路德播異之。及長駢脅，善陰符鬼谷之書。歷居戎職，頗得士心。以長慶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陽，回及沈水。酒困，寢於道。忽有一人荷策而過，熟視之曰：「貴當列士，非常人。」有從者竇載英寤，以告庭湊。庭湊馳數里及之，致敬而問。自云：「濟源駱山人。向見君鼻中之氣，左如龍而右如虎，龍虎氣交，當王於今年秋。子孫相繼，滿一百年。吾相人多矣，未見有如此者。」復云：「家之庭合有大樹，樹及於堂，是兆也。」庭湊既歸。遇田弘正之難。中夜，有軍士叩門，偽呼官稱。庭湊股沉欲逃，載英曰：「駱山人之言時至矣。」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，庭湊意乃安。及為留後，他日歸其別墅，視家庭之樹，婆娑然暗北舍矣。墅西有飛龍山神，庭湊往祭之。將及其門百步，見一人被衣冠，折腰於庭湊。庭湊問左右，皆不見。及入廟，神乃側坐，眾皆異之。因令面東起宇，今尚存焉。尋以德播為上賓，載英列為首校。訪駱山人，久而方獲。待以函丈之禮，乃別構一亭。去則懸榻，號「駱氏亭」，報疇昔也。（出《唐年補錄》）

李生

杜棕通貴日久。門下有術士李生，棕待之厚。棕任西川節度使，馬瑱罷黔南赴闕，取路至西川。李術士一見瑱，謂棕曰：「受相公恩久，思有以效答，今有所報矣。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，相公當厚遇之。」棕未之信也。李生一日密言於棕曰：「相公將有甚禍，非馬中丞不能救，乞厚結之。」棕始驚信。發日，厚幣贈之。仍令邸吏為瑱於闕下買宅，生生之費無關焉。瑱至闕方知，感棕不知其旨。尋除光祿卿，報狀至蜀。棕謂李生曰：「貴人至闕也，作光祿勳矣。」術士曰：「姑待之。」稍進大理卿，又遷刑部侍郎，充鹽鐵使。棕始驚憂。俄而作相。懿安皇后宣宗幽崩，棕懿安子婿也。忽一日，內榜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，瑱諭旨。翌日，延英上前，萬端營救。素辯博，能回上意，事遂寢。（出《前定錄》）

王鏐

王鏐為辛杲下偏裨，杲時帥長沙。一旦擊球，馳騁既酣。鏐向天呵氣，氣高數丈，若匹練上衝。果謂其妻曰：「此極貴相。」遂以女妻之。鏐終為將相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。

竇易直

竇相易直，幼時名秘。家貧，就業村學。其教授叟有道術，而人不知。一日近暮，風雪暴至。學童悉歸家不得，而宿於漏屋之中。寒爭附火，唯竇公寢於榻，夜深方覺。叟撫公令起曰：「竇秘，君後為人臣，貴壽至極，勉勵自愛也。」及德宗幸奉天日，公方舉進士，亦隨駕而西。乘一蹇驢至開遠門，人稠路隘，其扉將闔。公懼勢不可進。聞一人叱驢，兼捶其後，得疾馳而出。顧見一黑衣卒，呼公曰：「秀才，已後莫忘閭情。」及升朝，訪得其子，提挈累至吏中榮達。（出《因話錄》）

李潼

韋處厚在開州也，嘗有李潼、崔衝二進士來謁，留連月餘日。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術，於席上言：「李潼三日內有虎厄。」後三日，處厚與諸客遊山寺，自上方抵下方，日已暮矣。李先下，崔衝後來。衝大呼李云：「待衝來，待衝來。」李聞待衝來聲，謂虎至。顛蹶，墜下出趾。絕而復甦，數日方愈。及軍將回，謂李曰：「君厄過矣。」（出《傳載》）

賈餗

賈餗布衣時，謁滑台節度使賈耽。從餗宗黨分，更喜其人文甚宏瞻，由是益所延納。忽一日，賓客大會。有善相者在耽座下，又餗退而相者曰：「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，當位極人臣。然惜哉，是執政之時，朝廷微（明抄本微作微）變。若當此際，諸公宜早避焉。」耽頷之，以至動容。及太和末，餗秉鈞衡。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，十有三四矣。（出《杜陽編》）

婁千寶

浙東李褒聞婺女婁千寶、呂元芳二人有異術，發使召之。既到，李公便令止從事廳。從事問曰：「府主八座，更作何官？」元芳對曰：「適見尚書，但前浙東觀察使，恐無別拜。」千寶所述亦爾。從事默然罷問。及再見李公，公曰：「僕他日何如？」二術士曰：「稽山竦翠，湖柳垂陰。尚書畫鷁百艘，正堪遊觀。昔人所謂人生一世，若輕塵之著草，何論異日之榮悴。榮悴定分，莫敢面陳。」因問幕下諸公。元芳曰：「崔副使芻言，李推官正范，器度相似。但作省郎，止於郡守。團練李判官服古，自此大醉不過數場，何論官矣。觀察判官任穀，止於小諫，不換朱衣。楊損支使評事，雖骨體清瘦，幕中諸賓，福壽皆不如。盧判官纁，雖即狀貌光澤，若比團練李判官，在世日月稍久，壽亦不如。副使與楊李三人，祿秩區分矣。」二術士所言，咸未之信，默以證焉。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。誠大醉不過數場也。李尚書及諸從事，驗其所說，敬之如神。時羅郎中紹權赴任明州，竇弘餘少卿（常之子也）赴台州。李公於席上，問台明二使君如何。婁千寶曰：「竇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；羅使君此去，便應求道四明山，不游塵世矣。」後竇少卿罷郡，再之府庭，是重醉也。羅郎中沒於海島，故以學道為名，知其不還也。李尚書歸義興，未幾物故，是無他拜。盧纁巡官校理，明年逝於宛陵使幕，比李服古官稍久矣，為少年也。任穀判官才為補缺，休官歸圃田，是不至朱紫也。崔芻言郎中止於吳興郡。李范郎中止於九江。二公皆自南宮出為名郡，是乃祿秩相參。獨楊損尚書三十來年，兩為給事，再任宰相，仍與二術士言，謂其術非虛也。

年逾耳順，官歷藩垣。浙東同院諸公，福壽悉不如也。皆依婁呂二生所說焉。杜勝給事在杭州之日，問千寶：「己為宰相之事何如？」曰：「如筮得震卦，有聲而無形也。當此之時，或陰人所譖也，若領大鎮，必憂悒成疾，可以修禳之。」後杜工為度支侍郎，有直上之望，草麻待宣。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構板屋，將布沙堤。忽有東門驃騎，奏以小疵，而承旨以蔣伸侍郎拜相。杜出鎮天平，憂悒不樂去，其失望也。乃歎曰：「金華婁山人之言果應矣。」欲令招千寶、元芳。又曰：「婁呂二生，孤雲野鶴，不知棲宿何處。」杜尚書尋亦終於鄆州。鍾離侑少詹，昔歲閒居東越，睹斯異術。每求之二生，不可得也。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丁重

處士丁重善相人。駙馬於崧方判鹽鐵，頗有幸弼之耗。時路岩秉鈞持權，與之不協。一旦重至新昌私第，值於公適至。路曰：「某與之賓朋，（明抄本賓朋作從容）處士垂箔細看，此人終作宰相否。」備陳飲饌，留連數刻。既去，問之曰：「所見何如？」重曰：「入相必矣，兼在旬月之內。」岩笑曰：「見是貴戚，復做鹽鐵使耳。」重曰：「不然，請問於之恩澤，何如宣宗朝鄭都尉？」岩曰：「又安可比乎。」重曰：「鄭為宣宗注意者久，而竟不為相。豈將人事可以斟酌？某比不熟識於侍郎，今日見之，觀其骨狀，真為貴人。其次風儀秀整，禮貌謙抑。如百斛重器，所貯尚空其半，安使不益於祿位哉。苟逾月不居廊廟，某無復更至門下。」岩曰：「處士之言，可謂遠矣。」其後浹旬，於果登台鉉。岩每見朝賢，大為稱賞。由茲聲動京邑，車馬造門甚眾。凡有所說，其言皆驗。後居終南山中，好事者亦至其所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夏侯生

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，必謂罷鎮，便期直上。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，崇龜重之，因問將來之事。夏生言其不入相，發後三千里，有不測之事。洎歸闕，至中路，得疾而終。劉山甫亦蒙夏生言，示五年行止。事無不驗，蓋飲啄之有分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薛少尹

荆南節度判司空董，（宋歐陽修《五代史·南平王世家》董作薰，下同）與京兆杜無隱，即滑台杜悛常侍之子，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。謁成中令，欲希薦送。有薛少尹者，自蜀沿流至渚宮。三賢常訪之。一日，薛亞謂董曰：「閣下與京兆，勿議求名，必無所遂，杜亦不壽。唯大賢忽為人繫維，官至朱紫。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，然登第後，一命不沾也。」後皆如其言。梁公卻思歸蜀，重到渚宮。江路梗紛，未及西泝。淮師寇江陵，渤海王邀致府衙。俾草檄書，欲辟於府幕。堅以不仕為志，渤海敬諾之。二紀依棲，竟麻衣也。薛尹之言果驗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周玄豹

後唐周玄豹，燕人。少為僧，其師有知人之鑒。從游十年，不憚辛苦，遂傳其秘，還鄉歸俗。盧程為道士，與同志三人謁之。玄豹退謂人曰：「適二君子，明年花發，俱為故人。唯彼道士，他年甚貴。」來歲，二人果卒。盧果登庸，後歸晉陽。張承業俾明宗易服，列於諸校之下。以他人請之，曰：「此非也。」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：「骨法非常，此為內衙太保乎。」或問前程，唯雲末後為鎮帥。明宗夏皇后方事中櫛，有時忤旨，大犯檀楚。玄豹曰：「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，當生貴子。」其言果驗。凡言吉凶，莫不神中，事多不載。明宗自鎮帥入，調侍臣曰：「周玄豹昔曾言聯事。頗有徵。可詔北京津置赴闕。」趙鳳曰：「袁許之事，玄豹所長。若詔至輦下，即爭問吉凶，恐近妖惑。」乃合就賜金帛，官至光祿卿，年至八十而終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程遜

晉太常卿程遜足下有龜文，嘗招相者視之。相者告曰：「君終有沈溺之厄。」其後使於浙右，竟葬於海魚之腹。常（常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謂《李固傳》云，固足履龜紋，而位至三公，卒無水害。同事而異應也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